

全華叢書



金華叢書



唐鑑卷之十七

宋呂祖謙音註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順宗

永貞元年二月丙戌加杜佑度支及諸道鹽鐵轉運使戊子以王叔文爲副使先是叔文與其黨謀得國賦在手則可以結諸用人取軍士心以固其權又懼驟使重職人心不能服藉杜佑雅有會計之名位重而務自全易可制故先令佑主其名而自除爲副以專之

臣祖禹曰易曰咸其股執其隨往吝象曰咸其股

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易咸卦九三云

春秋傳曰

凡師能左右曰以皆言制於人而無所能爲也

見前

卷註

杜佑以舊相不恥與小人共事而爲之用其可

賤也夫

賈耽以王叔文黨用事心惡之稱疾不出屢乞骸骨
丁酉諸宰相會食中書故事丞相方食百僚無敢謁
見者叔文至中書欲與韋執誼計事令直省通之直
省以舊事告叔文怒叱直省直省懼入白執誼逡巡

慙赧竟起迎叔文就其閤語良久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筯以待有報者云叔文索飯韋相公已與之同食閤中矣佑郢心知不可畏叔文執誼莫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復居此位顧左右取馬徑歸遂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順宗臥叔文執誼等益無所顧忌遠近大懼

臣祖禹曰孔子曰行己有恥可謂士矣語十二子曰行己有

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恥之於

人大矣

孟盡心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云恥之於人大矣不恥不若人何若人

有賈耽鄭珣瑜當小人用事而爲相碌碌無補知其不可引疾而去能知恥矣方之杜佑高郢豈不有間哉

右順宗自正月卽位至八月傳位於憲宗明年崩年四十六

憲宗

元和元年正月帝與杜黃裳論及藩鎮黃裳曰德宗自經憂患務爲姑息不生除節帥有物故者先遣中使察軍情所與則授之中使或私受大將賂歸而譽

之卽降旄鉞未嘗有出朝廷之意者陛下必欲振舉
紀綱宜稍以法度裁制藩鎮然後天下可得而理也
帝深以爲然於是始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
裳啓之也

臣祖禹曰藩鎮之亂異於諸侯諸侯自古以來

有之皆聖賢之後王者不得而滅絕也王畿不過

千里其外皆以封國

禮夏大司馬掌邦國之法制畿封國以正邦國乃以九畿

之籍施邦國之政

故王者不勤於德則諸侯強大

其理勢然也唐之藩鎮本起於盜賊

順宗憲宗

其始也

天子封殖之又從而姑息之

並見上註

至於不可制人

主自取之也憲宗一裁以法而莫不畏威猶反掌之易天下治亂豈有不由君相者哉

二月帝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爲互有得失何爲而可杜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天下賢才而委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刑選用以公賞刑以信則誰不盡力何求不獲哉故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至於簿

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魏明帝自按行尙書事隋文帝衛士傳殮皆無補於當時取譏於後來其耳目形神非不勞也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哉帝深然其言

臣祖禹曰晁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

自親事

前本傳對策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法宮之中於明堂之上

錯之

學本刑名之言也

同上錯學申商刑名於張恢

豈足以知帝王

之道哉然而後世或稽其說以諛人主至使爲上者行有司之事宰相失職天下不治由其臣不學之過也夫人主任一相一相舉賢才賢者各引其類前劉向傳故賢人豈不易而有成功乎是故上在上則引其類不可代其下下不可勤其上若爲上而行有司之事豈獨治天下不可爲也一縣亦不可爲也奚獨一縣也一家亦不可爲也黃裳之相憲宗其知所先務哉

二年帝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朝政皆無事實朕

欲責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何如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壅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死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以諫者有幾就有諫者皆晝夜度思朝刪暮減比得上達比毘志切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罪之乎如此杜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帝善其言而止

臣祖禹曰李絳言人主不可不求諫人臣多莫敢

諫其曲盡上下之情矣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

退有後言

書益稷禹曰云云帝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安國云違道汝當以義

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有後言我不可弼以舜之聖而求其臣下如此恐其不諫也況於後世之君乎

十二月帝謂宰相曰太宗以神聖之資羣臣進諫者猶往覆數四況朕寡昧自今事有違宜卿當十論母但一二而已

臣祖禹曰憲宗以太宗納諫厲其羣臣其有意於貞觀之治乎夫能自防如此庶可以寡過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

文王詩王之蓋臣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毛氏云聿遠也

憲宗有焉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憚帝英威爲子季友求尙主
帝以皇女普寧公主妻之李絳諫曰頔虜族季友庶
孽不足以辱帝女帝曰此非卿所知公主適季友恩
禮甚盛頔出望外大喜頔之帝使人諷之入朝謝恩
頔遂奉詔

臣祖禹曰天子之於天下其爲政必可繼也憲宗
不愛一女以悅于頔天下藩鎮焉得人人而悅之
孟子云古之王者所與爲婚姻而嫁以女者必先聖
之後不然則甥舅之國也頔方命不朝而天子以

女妻其子不亦替乎

三年九月以戶部侍郎裴垪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德宗不任宰相天下細務皆自決之山是裴延齡輩用事帝在藩邸心固非之及卽位選擇宰相推心委之嘗謂垪等曰以太宗玄宗之明猶藉輔佐以成其理況如朕不及先聖萬倍者乎垪亦竭誠輔佐先是執政多惡諫官言時政得失垪獨賞之臣祖禹曰古之賢相不惟以諫爭爲己任又引天下之賢者使之諫其君此愛君之至者也佞相不

惟諛諂其主又惡人之諫恐其爲己不利此賊君之大者也人君欲知相之賢佞曷不以此觀之乎若裴垪者可謂忠於事君而不負相之職任矣

四年正月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敕有不可者卽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連素紙藩曰如此乃狀也何名批敕裴垪薦藩有宰相器帝以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鄭絪循默取容二月罷絪爲太子賓客擢藩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帝甚重之

臣祖禹曰憲宗以循默罷鄭絪以忠直相李藩責

任如此可謂正矣其中興唐室不亦宜乎

帝以久旱欲降德音李絳白居易上言欲令實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請出宮人禁諸道橫斂以進奉及嶺南黔中福建掠賣人爲奴婢閏月己酉制降天下繫囚餘皆如二臣之請己未雨絳表賀曰乃知憂先於事故能無憂事至而憂無救於事

臣祖禹曰古之救災必施舍己責逮鰥寡賑乏絕

至漢之時恤民者猶賜之田租

前文紀二年九月詔賜天下民今年

田租之半十二年詔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詔除田之租稅食貨志文帝賜民十二年租稅

之半明年除民田之租稅孝景二年令民無出田稅二十而稅一後世人君惟赦

有罪及有爵而已德澤不加於百姓也絳居易以爲欲令實惠及民無如減其租稅使憲宗詔令不爲空文賢人之謀豈不信哉

四月帝欲革河北諸鎮世襲之弊乘王士貞死欲朝廷自除人不從則興師討之裴垪李絳以爲未可左軍中尉吐突承璀欲希帝意奪裴垪權自請將兵討之帝疑未決宗正少卿李拭奏稱承宗不可不討承璀親近信臣宜委之以禁兵使統諸軍誰敢不服帝